粉嫩棉青初春样

◆吴风越俗 ⊕三 川

吾乡有句俗语,叫“春来挑菜”。“挑”是动词,多用割稻刈麦的镰刀。菜,则是荠菜,自古便是餐桌上的第一口春鲜。

荠菜,春天的风物诗。当大人小孩猫腰撅腚将其“挑”拣时,近旁的“白蒿”眯着小眼,有些害羞,又有些呆萌,一副怯生生的样子。识货的,顺手将其“挑”回,做成可口的美食;不喜欢的,则任其招摇,老熟于暑热之中。

白蒿,是荠菜最好的邻居,小河边,水渠旁,树荫下,田间草路上,甚至村中的粪堆旁,特别是荒地上随处可见。见得多了也就不足为奇,很少有人会瞥上一眼,更不要说“挑”食了。

白蒿是神奇的植物——可以是“仙草”,可以是蒿草,还可以是柴草。《本草图经》说:“春初生苗,高三五寸,似蓬蒿而叶紧细,无花实,秋后叶枯,茎干经冬不死,至春更因旧苗而生新叶,故名白蒿。”

雨水三候,草木萌动。二月底,白蒿紧随荠菜破土,露出了尖尖小脑。进入三月,春风吹着蒿苗呼呼地长,春雨滋润着蒿苗勃勃地发,不几天就比手掌还大,菊花叶子似的蒿叶一层一层冒出来,一圈一圈紧紧密密地绕在根的周围。

《诗经》里有很多植物,称白蒿为“蘩”,也许就因它长得繁茂。“于以用之?公侯之事。”周代贵族把白蒿当作祭祀用的上品,即取其生命力旺盛、生生不息之意。

“茵陈”是白蒿的幼年,医生开处方都写茵陈。茵,铺垫之意;陈,发陈致新。幼苗从老根发,铺垫于地,故名。

除了茵陈,白蒿还有很多别名,诸如牛至、因尘、马先、棉青、绒蒿、细叶青蒿等等。别名多,说明它分布广。

棉青,是义乌、东阳、磐安这一带的俗称,似乎比《诗经》中的“蘩”更能彰显其植物学特征。

棉,一个母性的字。纯洁,雪一样白,阳光一样暖,它是植物中的祖母。青,在江南人的心中,就像一位不常联系却时常挂念的老友,不单单指颜色,还是某一类植物的统称——蓬青(艾草)、花青、石灰青等等。

对于“青”们,东阳百姓无不抱有区别于一般野草的特别的情感。诚如热爱星宿的人,可以不费力气地从浩瀚星空中定位出星座来,那些喜欢“青”的人,也拥有从草地上迅速发现它们身影的能力。

棉青,富有诗情画意,轻轻一吟,便能想象出其俏丽的样貌:叶片青中泛白,好像阳光下照得见绒毛的少女肌肤。

粉嫩的青,初春的样子。看到“青”,

就想到用它所做的清明粿,想到采青时的游嬉与春光。这二者,又往往关联着母亲的手艺以及儿时春天的乐趣。

按馅料分,清明粿有咸、甜两种。黑芝麻炒熟碾碎,拌入砂糖或蔗糖之中,即为甜馅。春笋煮熟切丁,香干切丁,雪里蕻咸菜切细,用猪油将三者炒得油汪汪的。讲究一点,再撒一大把葱花增香。此乃咸馅。

棉青洗净切碎,捣成糊状,和盐一起拌入米粉(糯米与粳米按比例搭配),加水搓揉成面团。制作时,面团按需切成小块,用力搓成细细的条状,再摘取大小匀称的面坨。裹入馅料,一坨即为一只。

甜的清明粿多为圆形,宜用平底锅烤食。咸者多为饺子状,下垫箬叶,进蒸笼。大约一刻钟后,清明粿以一阵强过一阵的香气,宣告自己成熟。揭盖,蒸气郁郁中移入米筛。稍晾,皮紧致,色青润,一只只都是吊人胃口的好模样。

“二月茵陈三月蒿,五月六月当柴烧。”清明粿是时令食物。无论是咸甜,看上去就像松软的白雪夹杂有点点翠玉。忍不住偷吃一只,仿佛把整个春天的鲜味都吞进了肚里。

心里的一湖泪

◆心香一瓣 ⊕黄嘉欣

两年多过去了,如今再次提笔时,仍会想起那天晚上我心里的一湖泪。

我的外婆是个美人。见过她的人,大都有此评论,不带虚情。她年轻岁月里的风采,我虽不曾见过,但在外公家瞧见过一张旧相片——她二十岁时的黑白半身照。端丽秀美的脸,一排刘海轻柔柔覆着额头。天然妙目,微笑清浅, 脸庞有玉珠的丰润,生得这样美,没有哪处可挑剔的。

我对外婆最后一次的记忆也是停留在一张相片上。2021年高考完,我不想拘束在省内,想出去看看,就填报了省外的大学,如愿到北京开启我的大学生活。第二年寒假回家,在家清闲了一个月,到了要走时,外婆特意前一晚住了过来,次日要一起送我去机场。相片上她手持用针线特意给我织的毛线帽子,让我可安心戴着回北京,这样便少点吹寒风的痛苦。我坐在一旁默默看着。临睡前,她突然不放心,去取针线。为了看清这细活,头垂得低,眼镜悬挂于鼻上几乎要跌落。针脚工整地爬上衣,而我的心上像被好多小脚乱踩着,十来分钟的针线活也许不算什么,却不知为何我难以坦然接受。母亲把当时的画面拍了下来。

这是我和她最后一次合影,在夜里轻柔的灯光下,在我离家前薄云般的愁绪里。

第二天机场道别,外婆眼里亮莹莹的好像有泪在闪,她对我很不放心,想着从小呵护到大的宝贝一眨眼就要自己一个人去北京读书,只是重复叮咛着去北京后饭要吃好,觉要睡好,只要身体健康学习差点也没关系,学成后回来找个像样的工作,顺利结婚生子,平平安安过一生就万事大吉。七十多岁的老人,能让她牵肠挂肚的事已浓缩成一小块,第三代的婚嫁,第四代的出生,自己和后代的安康,这些之外,生活里的其他事都能淡然看待了。

小时候每逢放暑假,我总央求着母亲带我去外婆家玩。外婆注重吃,常带我穿过下面淌着黄浆般厚厚河水的石拱桥,走上一段路,去弄堂口的早餐铺子买生煎包吃。早上在淡淡晨曦里,我抱个小盆,欢喜得变成一只雀,跳在她身后,祈盼着最后几个生煎被人买走,就可以拉着她的手,喜滋滋地等下一锅。几个穿白制服的伙计手脚飞快地一旁准备,间隙打开巨大的木盖查看。只是开盖的瞬间,那飘香就让我无比快乐。白褂子往包子上撒去一把青葱和白芝麻,随即又盖上,捂上片刻。外婆往后拉我,怕开锅时滋滋的油花溅上身。小孩求吃心切,又凑上前踮脚伸脖,她就笑着把我往后拉。之后我抱着满满的瓷盆跑回家,蹭蹭蹭上楼,外婆往碟里倒上醋,满眼带笑,坐在对面吃她的早餐。暑日晨光穿过红棕的木窗落在她的白粥和青绿酱瓜上,晶亮一片。她教我要先咬一个小口,吸里头的汤汁,别被烫了口。吃得嘴边沾了点点白芝麻,她就让我转身瞧橱柜镜子,于是一同笑,说我是只偷米的老鼠。

长大后,特别在没有生煎包的学校里嘴馋时,偶尔会想起那时的情景,空气里似乎也开始飘荡着那焦香的葱味,可惜只能想想作罢。

临行前夜缝毛线帽,是我与外婆最后一次亲昵。她离世的消息被封锁得严密。半年来,父母在电话里的声音滴水不漏,视频里的表情隔着万水千山也如平常。等我假期回到家中,休息了几日便嚷着要去外婆家时,母亲突然语哽,悲情如一阵飓风卷上了脸,泪落纷纷。短短几字,好似平地一响雷,我一下跌在椅子里,回不过神,身体里突然有了一个洞,兀自延伸、延伸,空成一个苍凉的广场。突如其来的不真实,一时竟然哭不出。

那日还是去了。路上湍急的人和车交汇成令人心烦的大网,坐在公交车内,不知这是梦里还是梦外,一阵阵的迷乱。走过从前卖生煎包的铺子,店伙计在午后的日光里闷头睡,一切皆为旧貌,仿佛我与她来这儿买东西不过几天前的事。失真的感觉再次袭来,我拖着沉沉的脚,叩响外婆家木门上的铁环,有人来开了门。穿过黑洞般的过道,走上熟悉的木梯,看见外婆在墙上的照片里对着我微笑。在她的笑容里,这座老砖房霎时老了千岁,像是孤零零站在荒野中,黯淡不已。

一夜,我在梦里倒见了外婆一面。我在楼上看不见她,就四处呼唤,推开窗向下望,日光刺目得虚幻,让我难以睁眼。然后看见她坐在天井里剥虾仁。我急奔下去抱住她,她却不带任何表情像是感受不到我。虾壳堆成一座高高的灰山,看着看着我心酸难过起来。狭小的天井只有我和她,连风都不曾有,她却看不见我。

等我醒来,不能再入睡,开了床边台灯,也顺手点了一支小香薰蜡烛。我想,下意识里我对外婆是有负疚的,惋恨自己跑到外头读书,没在她最后的光阴里陪伴她。灯下,那个梦像一个残留的影子轻轻坐在我身边。那短促的一见牵起了思念,我翻出照相本,打开来寻找她。

过后睡意再至,关上灯,烛火也将灭,它纤弱的身体左扑右摆,忽明忽暗,却带着点轻快的意味,似乎是我想象中的她最后微笑着的脸。烛火渐渐暗灭,剩下一圈乳白的烛泪。

那是我心里的一湖泪。

湖州纪行

◆随行漫记 ⊕子 薇

雨水节气里去湖州。第一站是原乡小镇。景点围绕高高低低的山峦打造,山谷以及山坡上遍植梅花,多的是白梅,红梅相对稀少。“春风如醇酒,著物物不知”,行走在原枕木铺设的观光栈道上,大片大片盛开的白梅夹杂着些许红梅,以山呼海啸之势扑入眼帘,一些原枕木栈道上,也铺上一层红梅、白梅花瓣,我们双脚踏过的每一步,都有着暴殄天物的窃窃欢喜。高高低低坐落于梅花林海间的一间间徽式房舍,白墙黛瓦,那些鱼鳞一样的瓦片,带我飞翔至年少时生活的中院村。走出花海,走向相对平坦的地面,一座座小院如同珍珠般散落于竹林翠木掩映处,它们分别被命名为:楠竹苑、芳梅苑、红梅苑、青梅苑,院墙是清一色的天然灌木围成,此等创意,格外养眼。近景区大门时,我听见了流水潺潺,转头看向花花草草间,清澈的溪水在涓涓流淌。出了景区大门,眼前是茶山,一株株茶树有序地铺排在山坡上,绿意如波涛,在风中轻轻荡漾。

第二站是铁佛寺。大门两侧的楹联是:天人降下黄金都,地神捧出青芙蕖。横批:天福地福。我走进去,跪在蒲团上,拜了三拜,又许了一个愿。起身出门,一位僧人走过来,他身材高大,方面大耳,肤似润玉,周身洋溢着一股仙气。此等僧人出此寺,想必此寺自有其不凡处。走进后院,最抢眼的是两棵红梅,朵朵绽放开来,如同一张张笑脸,以最温暖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游人。花朵好看,树身亦是迷人,弯弯曲曲、曲曲弯弯,仿佛两个相对起舞的女子,双足踮起、双臂舒展、腰肢柔软、舞姿轻盈,每一处都清风习习,每一处都妙不可言。树下,立着一位妙龄女子,面如满月,目如秋水,那一身白色绫缎汉服,那一袭披风,随着她的慢慢走动,亦是韵味无穷。最忙碌的是一群摄影人,拍梅花,拍美人,或者从不同的角度,把梅花美人一起收罗进镜头里。铁佛寺对面,是街肆,长长的走道里,一些门店招牌上写着:蓝铃、大小姐、布衣草人、三禾、锁爱、牵牵玉手、有位军嫂在西藏……尽头,是一家“老铺子烧饼”,我看到纸质包装袋上写着“后磨豆浆贡菜饼,清清白白归本真;每省自我成动力,常越本心方为进”等店训,这些内容和街肆对面铁佛寺大门上的楹联,倒有些遥相呼应、相得益彰的意思。

第三站是太湖古镇。一踏上古镇的地面,我便想到去过多次的鸠兹古镇——环绕的碧水,耸立的宝塔,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,大大小小各处门楣上精致的木雕,一家家店面里琳琅满目的商品,最鲜活的是节假日里的如织游人。街心有一些矗立的标牌,上书:我在太湖古镇很想你,想你的风终于吹到了太湖古镇……想起在鸠兹古镇街心看到的一些类似的煽情之语:约个时间见面吧;我把一见钟情还给你;遇见你,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意外;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像她一样爱我的傻瓜……在鸠兹古镇,有一家民宿的名字很唯美很动听:云开花渡。大门上的楹联是:无情岁月增中减,有味诗书苦后甜。无论是太湖古镇,还是鸠兹古镇,都是一样的天高地阔,中间古色古香的街肆如同彩旗招展。

走向太湖古镇门口的大巴方向时,已近晚七点,一弯月亮如同一只别在女人头上的发夹;高远的天穹,呈现出清浅的蓝灰色,点缀着的几颗星星,珍稀若宝石,闪烁着幽暗又迷人的光芒。清风吹过来,带着些许寒意,毕竟,还是初春,毕竟,还在雨水节气里。远远的,一城灯火荡漾开来,还有那些高低错落的大红灯笼,绚丽璀璨,如同满天星辰。

气功师

◆笔走万象 ⊕良 木

在我七八岁时,村里出了个气功师。

气功师中等个头、相貌平平,不过他一出现,就有好戏可看。

他先是深憋一口气,然后靠在一堵墙壁上,双手护住小腹,之后就有人猛捶他的肚皮。每次在憋气之前,他总会提醒一句,不得打他小腹及以下部位。

出拳者多为村中“恶少”,颇有几斤力气,一拳拳捶在气功师鼓鼓的肚皮上,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咚咚声,连打十多拳或二三十拳,出拳者垂头丧气收了拳,叹一声“手都震痛了”。反观气功师,脸不红心不跳,气定神闲。然后还会有第二人受邀出拳,一阵猛击后也以失败收场。

印象中表演一般到此为止,我从没见过一连捶打三回的。气功师长得平常,原本在村里籍籍无名,外出习得气功后,别人就不敢小觑了。出拳者多是受邀的,并无人敢主动对他说“嘿,让我来打两拳”。当然,他有气功是真的,倒不是说受邀者都是托,世上哪有那么多董卿啊。

我非常崇拜气功师,梦想有一天能够拜他为师,自己的肚皮也能鼓得像一个擂不破打不烂的皮球。

直到有一回,发生了“追小偷”事件,才终于浇灭了我的拜师之心。

那日,村里来了剧团演出,演员正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作,台下潮水般的观众突然划开了一道口子,一个身影飞奔而出,三三两两的身影紧随其后。知情者称,有扒手作案之时被发现,村里几位矫健者正在追他。那个年代,扒手被抓后,多半会被痛打一顿,往往还得在村里老人的劝说下,大家才会把他放掉或报警。观看小偷挨打,也是乡民难得的消遣。

一时间,潮水般的观众分作两拨,一拨坚守台下继续看戏,另一拨像冲上沙滩的水,缓缓地朝扒手逃跑的方向漫过去。戏台上咚咚锵锵的锣鼓声,一阵紧似一阵,仿佛是给这次追捕行动配音。

真正让我兴奋的,是气功师也在追人者行列中。于是脑中出现了一个画面,扒手被反剪双手,气功师押解着他,身边围绕着数人,一边兴奋地议论着什么,一边时不时打他两拳、踢他几脚。

真实情况比较遗憾:一会儿后,气功师他们空着双手回来了,扒手逃走了。

此后,我不再想拜师学气功。

气功师也进了城,顶父亲的职进了一家国营工厂。

30多年后,我带儿子去村边公园玩,竟又遇到了气功师。他比年轻时瘦黑,举手投足敏捷如猴,显然功夫一点没落下。如果说年轻时他练的是“鼓功”,这番展示的就是“缩功”。

气功师穿了件旧衣服,一点也不像在城里混过几十年的人,倒酷似电影中跑江湖的街头卖艺者。只见他先是手舞足蹈演练一番,然后运起气功,将一只大铁碗扣在肚脐眼附近,铁碗就牢牢吸附在了肚皮上。受邀配合表演的观众就按照气功师的要求,在旁观者的帮助下,双手轻扶着气功师脑袋,双脚站到了铁碗上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,坚持十秒后,观众战战兢兢从铁碗上撤下,双脚落地后长吁一口气,而铁碗仍牢牢焊在气功师肚皮上。又经过一番手舞足蹈的表演,气功师方将铁碗取下,腆着肚子,让观众欣赏他肚皮上浑圆的碗印。

从村人口中,渐渐知道了气功师近年的一些事。

退休回村的气功师并不带徒,不过乐于助人,有兴趣想学一招半式的,他总是尽力而为,也收一点学费,给多给少全凭对方心意。他的教学场所,主要在城区人民广场,偶尔也会在村边小公园露一手。

气功师在人民广场活动的地方比较固定,之后我数回见到过他,观众都不太多,有时三四人,有时七八人。他也并非每回都展示绝技,有时只是与人天南海北地瞎聊。

后来,有一阵子没见到他,村人传说,他闯祸了。有一回表演,观众从碗上摔了下来,伤得不轻。据说那天来了一对年轻情侣,男的先上碗,安全下来,女的比男朋友轻了三五十斤,刚一上去就直摔下来,折了腿。气功师赔了好几万元。

“碗还在他肚皮上吗?”儿子问我。

“问这干嘛?”

“如果碗还在他肚子上,说明气功是真的,掉下来的人只能怪自己;如果碗先掉下来,说明气功师骗人,要赔钱!”

其实,我真不知碗有没有掉下来。反正自那以后,再没见他表演气功。

渔歌 摄